

文化记忆视域下湖湘流寓文化的建构及传承路径研究

徐佳

湖南信息学院 湖南长沙

【摘要】自先秦以来，诸多文人志士如屈原、贾谊等先后迁移至湖湘大地，他们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湖湘本土文化，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湖湘流寓文化。湖湘流寓文化影响深远，不仅代表着湖湘大地上“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精神源头，还彰显出不同地域文化间深度融合的特征。当前学界多聚焦于湖湘流寓文化与流寓文人及其文学作品之间的联系展开研究，维度较为单一，缺乏对湖湘流寓文化内涵与传承机制的探讨。鉴于此，本文从文化记忆理论出发，创新性地构建了涵盖湖湘流寓文学记忆、教育记忆与人文景观记忆的三维记忆场模型。通过深度剖析该记忆场的特征，本文旨在揭示湖湘流寓文化的内在传承机制，为丰富湖湘文化的理论研究，提升湖湘文化知名度、传播湖南文化特色提供了新视角与策略。

【关键词】文化记忆；湖湘流寓文化；文化建构及传承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优青项目（23B1031）“数字人文视域下湖湘流寓文化记忆建构及活态传承研究”

【收稿日期】2024 年 12 月 19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1 月 19 日 **【DOI】**10.12208/j.ssr.20250038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inheritance path of Hunan-Xiang Liuyu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Jia Xu

Hunan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Abstract】 Since the pre-Qin period, many literati and patriots such as Qu Yuan and Jia Yi have successively migrated to Hunan. They have influenced the local culture of Hunan with their words and deeds, forming a Hunan-Xiang Liuyu culture with uniqu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influence of Hunan-Xiang Liuyu culture is far-reaching. It not only represents the spiritual source of "being practical and united in knowledge and action" in Hunan, but also demonstr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ep integ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al cultures. At presen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focuses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unan-Xiang Liuyu cul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terati and their literary works. The dimension is relatively single, and there is a lack of discussion on the connotation and inheritance mechanism of Hunan-Xiang Liuyu culture.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theory of cultural memory and innovatively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memory field model covering Hunan-Xiang Liuyu literary memory, educational memory and humanistic landscape memory. By deepl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memory field,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internal inheritance mechanism of Hunan-Xiang Liuyu culture, and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and strategies for enriching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Hunan-Xiang culture, enhancing the popularity of Hunan-Xiang culture, and sprea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nan culture.

【Keywords】 Cultural memory; Hunan-Xiang Liuyu cultur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inheritance

1 引言

流寓作为中国古代史上一种独特的人员迁移和流动的重要类型。自先秦始，以屈原和贾谊为代表的诸多流寓士人先后从中原迁到湖湘大地。他们或著书立说，

或传道治学，将所言所行融入了当地文化，形成了“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湖湘流寓文化。学界主要研究流寓文人与湖湘文化的关系及湖湘流寓文学作品。张利玲对比了陈友义与柳宗元的诗作，发现两者在意象和

风格上各具特色^[1]。刘儒和李寅生探究杜甫暮年流寓湖湘的自我意识,展现其忧患意识和责任感^[2]。戴金波^[3]指出唐代流寓文人对湖湘文化的显著贡献。禹亚丽^[4]系统分析了唐代流寓诗歌的整体特征。韩梦圆^[5]则关注中唐流寓文学对文学发展的贡献。可看出,目前湖湘流寓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且主要集中在流寓文人和及其文学作品对湖湘文化影响单一层面,较少结合文化理论深入探究湖湘流寓文化的内涵建构和传承机制。基于此,文章从文化记忆理论视角,从湖湘流寓文学记忆、湖湘流寓教育记忆和湖湘流寓人文景观记忆三维度构建出湖湘流寓文化记忆场,通过深度剖析出记忆场的特征进一步探讨出湖湘流寓文化的传承机制,以此提高湖湘文化的知名度,传播湖南声音。

2 文化记忆理论与湖湘流寓文化的适切性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发展了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集体记忆理论,并引入了“文化记忆”的关键概念,该概念涵盖了人类社会各种文化传递现象^[6]。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不是通过基因方式继承的,而是只能通过文化手段传承,利用物质和非物质媒介进行存储、激活和交流^[7-9]。许

多国内学者将文化记忆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将研究焦点集中在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文化符号^{[10][11]}、节日仪式与民俗文化^{[12][13]}、古代文学^[14]乡村文化和文化遗产上^{[15][16]},而对于特定文化记忆及其传承方式的研究鲜少谈及。文化记忆理论强调特定文化符号承载记忆,从记忆的视角研究文化传递,能促进人类跨千年的连续性,是实现集体文化认同的纽带,是传承特定文化记忆的关键。

该理论分析框架对特定记忆建构的适切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探析文化记忆来源,其时空、媒介、权力、功能和建构五维度共同塑造文化的生成性和多重可能性,显示文化记忆是特定时空下,经权力逻辑选择,依托媒介有计划建构的。二是研究文化记忆场的产生,因文化记忆空间兼具时空性,包含物质与非物质媒介,故在时空作用下,特定文化记忆的社会维度能持续建构、表征和更新。基于此,本研究从文化记忆和“记忆场”理论框架对湖湘流寓文化记忆的建构展开研究,尝试从湖湘流寓文学记忆,湖湘流寓教育记忆和湖湘流寓人文景观记忆三大维度深度阐释湖湘流寓文化记忆具体建构路径(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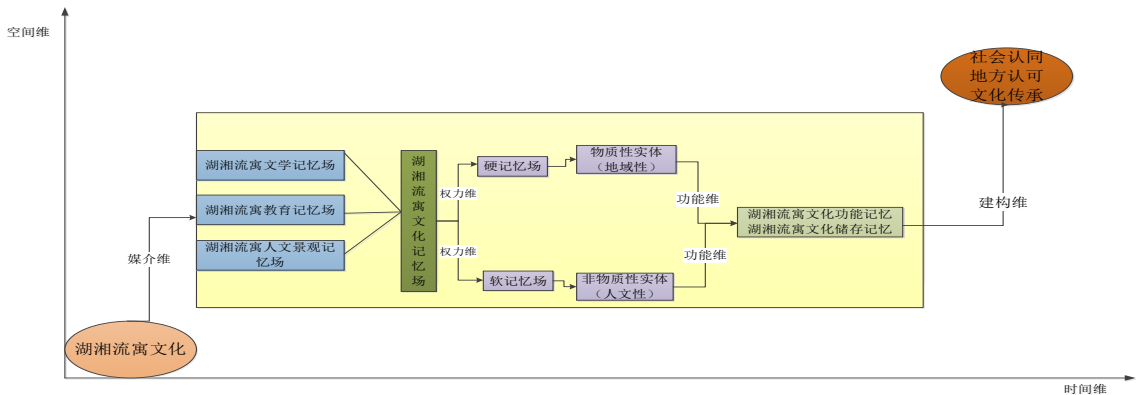


图 1 湖湘流寓文化记忆建构整体路径

如图 1 所示,起源于秦汉时期的湖湘流寓文化,正位于时空维度原点,借助文本系统、意象系统和仪式系统等媒介系统分化成湖湘流寓文学记忆场、湖湘流寓教育记忆场和湖湘流寓人文景观记忆场。通过不同时期权力维度的选择和控制在湖湘流寓文化记忆场进一步产生了湖湘流寓文化硬记忆场和软记忆场并借助功能维度的筛选,形成了湖湘流寓文化功能记忆和储存记忆。两种记忆作为纽带共同建构起湖湘流寓文化的内核并实现社会认同,地方认可和文化传承的目标。

3 湖湘流寓文化记忆场建构

在历史的长河中,众多良吏贤士和文人骚客曾寓居湖南,共同编织了一幅绚烂多彩的湖湘流寓文化记忆图景。本文主要历时统计了从先秦到清末共六百多位流寓湘文人的分布情况,如下表 1 所示。如表 1 所示,自先秦起,流寓湖湘大地的文人官吏不绝如缕,以屈原、贾谊为代表的流寓人士先后来到湖湘大地,将自己的抱负和思想融入湖湘大地,自此历代流寓或途径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唐朝作为中国古代地域最广阔的朝代之,以杜甫、柳宗元为首的流寓湖湘文人将湖湘流寓文学地位推至顶峰,创造了无数文学佳作。

表 1 湖湘流寓文人数量及主要代表人物

	先秦 时期	秦汉 时期	三国魏晋 南北朝	唐 朝	宋 朝	元明 时期	清 朝	共 计
数量	10	33	11	224	212	45	71	605
主要代表人物	屈原, 商均, 夏禹, 叔堪, 司马错, 张若等	贾谊, 吴芮, 马援, 张机, 陶侃, 司马承等	关羽, 黄忠, 庞统, 杜预, 应詹, 魏华存等	杜甫, 元结, 王昌龄, 韩愈, 刘禹锡, 柳宗元等	张栻, 朱熹, 辛弃疾, 胡安国, 岳飞, 胡宏等	王守仁, 袁宏道, 刘国杰, 周德兴, 张元忭, 季本等	梁启超, 骆秉章, 陈宝箴, 黄遵宪, 江标, 俞廉三等	

发展至明代,以王守仁为首的明学家奠定了湖湘书院教育文化的基调,直至清朝末期湖湘流寓人士进一步开创了湖湘风俗和湖湘景观文化。由此可见,从先秦时代至清朝末期,在众多流寓湖湘人物共同开创了湖湘流寓文化的记忆场。以下将细分为湖湘流寓文学记忆场、湖湘流寓教育记忆场、湖湘流寓人文景观记忆场进行深入剖析。

3.1 湖湘流寓文学记忆场域构建

在秦汉时代,湖湘地区被称为荆榛遍地的卑湿之地,对于开发较早的中原地区显得偏远落后,因此常成为这些失意文人骚客的流寓之地。政治上的打击,人生的挫折,世态的炎凉,使这些被放逐或浪迹潇湘的士人学子酿造了一篇篇流传千古的诗篇,构成了湖湘流寓文学中一朵朵光彩夺目的奇葩。如:战国末期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是湖南有史以来最早且最具影响的第一位流寓诗人。楚怀王在位期间,他因开罪权贵而遭排挤,几经贬谪,屈原从都到鄂渚,入洞庭溯沅水,至溁浦,回度湘水,最终进入汨罗江下游。屈原把忧国忧民的情志与湖湘景观相结合,在湖湘大地写下了《离骚》、《天问》、《九章》和《九歌》等作品。由此可见,湖湘流寓文学之所以璀璨夺目,得益于屈原、杜甫等一众杰出寓湘文人的卓越贡献与不懈创造。而构建湖湘流寓文学的记忆场域,则为有效传承与弘扬这一文学遗产提供了坚实的基石与有力的保障。

湖湘流寓文学记忆场主要由湖湘流寓文学硬记忆场和软记忆场组成。其中,硬记忆场主要指流寓文人能具身体验的具体物质形态的实体场域,如洞庭湖、湘江、岳麓山等自然景观都是湖湘流寓文学的硬记忆场。湖湘流寓文人在湖湘大地上开展的体认活动留下的文学作品成为湖湘流寓文学的软记忆场,从先秦伊始到明清结束,不同时期的文人涉足湖湘大地,留下不同的体裁的文学作品包括诗篇、散文、铭、表、赋和小说等七类,丰富了湖湘流寓文学的内涵,形成了湖湘流寓文学的独特风格。可以看出,湖湘流寓文学记忆基于湖湘流

寓文人的深度体验后的反思和感慨,体现具身性、人文性和道德性。

3.2 湖湘流寓教育记忆场域构建

自先秦时代起,湖湘大地因陆路闭塞,多丘陵大山,天气潮湿多雨,属于典型的卑湿之地,教育远落后于中原大地。一个地区教育、思想的变迁,是该地区社会变迁的深层反映,二者的双重演变,是该地区文明进化的重要标志。在湖南教育、学风、思想不断向前延伸的历史过程中,历代寓湘人物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湖湘流寓教育历经萌芽、发展、成熟至过渡四阶段。秦汉时,私塾教育兴起,如申章昌于长沙传授《穀梁传》。东汉时,宋均在辰阳禁绝迷信,推动教化,催生祝良、刘寿等人才。魏晋南北朝,寺院学风兴起,儒学地位受冲击,高僧如竺法崇、法导在麓山寺讲学,奠定其历史地位。隋唐时,寺院学风鼎盛,长沙高僧云集,形成开放文化心态。五代楚国时,寺院讲学与士林游学共存,如马希范在长沙建会春园及开福寺。宋代,儒学复兴,官学与书院教育成熟,岳麓书院、碧泉书院等建立,朱熹、真德秀等推动湖湘学派发展,达文化鼎盛。明代,官学兴起,湖南县级地建官学,王守仁及其弟子讲学于岳麓书院,延续学风。清初,朝廷推崇理学,大兴科举,湖南官学兴起,岳麓、城南书院更名,接轨近代教育。

湖湘流寓教育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独特的记忆场,由硬记忆场和软记忆场构成。硬记忆场包括魏晋至唐的寺学派寺庙、宋代的岳麓书院等书院派场地、明代的市县级官学及清代的新式学堂,这些物质场地见证了教育流派的兴衰更迭。软记忆场则由各时期教育学派的代表作品构成,形成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两者共同展现了湖湘流寓教育的文化魅力,体现了其政策导向性和本土适应性,以及随时代变迁的演变性。

3.3 湖湘流寓人文景观记忆场域构建

湖湘流寓人文景观主要指流寓士人在湖湘大地上迁徙或生活中所形成的人文景观。主要包括湖湘流寓人文景观的硬记忆场和软记忆场,硬记忆场主要涉及

三类场所：遗址遗迹类、建筑与设施类和人文活动类。软记忆场主要指跟湖湘流寓人文景观有关的节庆活动或相关文创展览和产品。其中，硬记忆场主要跟流寓湖湘大地士人相关的活动场所，包括遗址遗迹类、建筑设施类和人文活动类三类场所。遗址遗迹多涉及流寓湖湘人士的陵墓，如张南轩墓是纪念宋代湖湘学派集大成者张南轩而建立的陵墓，为研究和纪念湖湘流寓文化景观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和载体。建筑与设施类人文景观主要是湖湘流寓士人在湖湘地区活动的故居或庙宇，如贾谊故居是汉代时任长沙王太傅的居住地，其故宅被称为长沙最早的古迹及湖湘文化的源头，是长沙“屈贾之乡”的标志性文化遗产，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人文活动类硬记忆场指人们通过特定的活动场所空间来保存、展示和传播湖湘流寓文化，通常包括亭台楼阁等建筑。如浏阳文庙始建于宋朝为祭孔场所，历史上每逢春秋两季和孔子诞辰时举行祭典，并创造出的一套集乐、舞、歌、礼于一体的浏阳祭孔古乐系

统，被后世称为浏阳古乐。而从软记忆角度来看，湖湘流寓人文景观主要包括节庆活动和文创展览和产品等。如，为纪念屈原，2024年首届汨罗江粽子文化节在汨罗江国际龙舟竞渡中心开幕，通过艺术传承屈子精神。同时，文创展览和产品以流寓湖湘的历史人物和场所为原型，帮助人们理解和传播湖湘流寓文化。湖湘流寓人文景观记忆场多元化，涉及面广，为后世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4 湖湘流寓记忆场域活态传承机制

以“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著称的湖湘流寓文化深度融合了湖湘本地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主要由湖湘流寓文学记忆场、教育记忆场和人文景观记忆场共同建构。为了更好的传承湖湘流寓文化，提高其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适应力和创造力，传播好湖南声音，下图为湖湘流寓文化传承机制，旨在从湖湘流寓文化记忆生成，记忆筛选和记忆巩固三个维度建立湖湘流寓文化传承机制，高效传播独具地域特色的湖湘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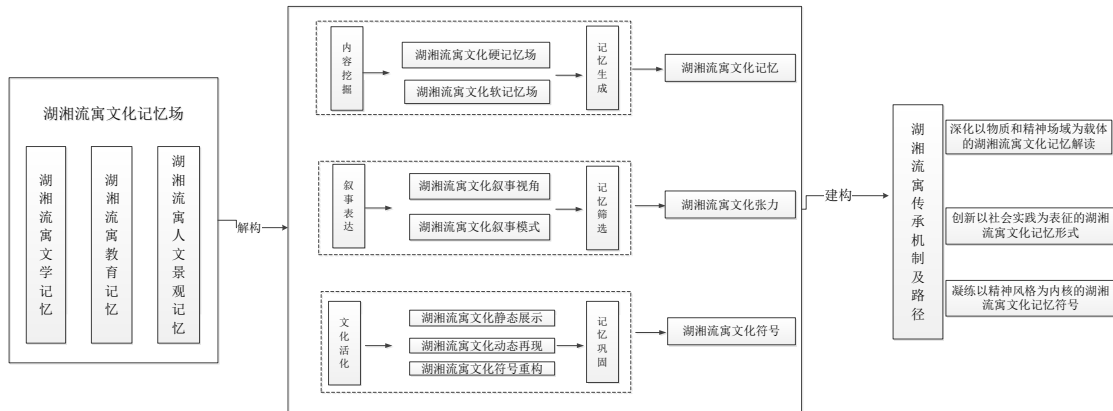


图2 湖湘流寓文化传承机制

如图2所示，由湖湘流寓文学记忆、湖湘流寓教育记忆和湖湘流寓人文景观记忆共同组成湖湘流寓文化记忆场，该记忆场分别从硬记忆场和软记忆场生成湖湘流寓文化记忆，具体而言，对湖湘大地上所有湖湘流寓文化相关的硬记忆场进行统计和修复，并分门别类对硬记忆场相关背景的调研，分析出硬记忆场的主要特征为物质性和情感性。对湖湘流寓文化软记忆场进行分类编码，提取湖湘流寓软记忆场的主要特点为单一模态化。结合湖湘文化记忆场的特征进一步从湖湘流寓文化叙事传播的视角，筛选出具有体现湖湘流寓文化张力的文化符号。基于多种文化叙事视角和叙事模式，筛选出湖湘流寓文化中不同类型的“典型记忆”，提高湖湘流寓文化张力。基于筛选出的“典型记

忆”，依据文化活化的三原则（静态展示、动态再现和符号重构），一方面将硬记忆场的“典型记忆”进行文化活化，让实体性地域静态展示呈现出虚拟动态性，并将具有情感记忆的物质实体重构出具有典型性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也需活化以纸质载体为主的软记忆场，将单一模态化形式转变为多模态形式，集视觉、听觉、触觉和感官体验为一体，创立数智化湖湘流寓文化交互式体验品牌。通过记忆生成-记忆筛选和记忆巩固三路径逐步建立起湖湘流寓文化传承机制，旨在对湖湘流寓文化记忆进行深入解读的基础上来传承，并牢牢把握三宗旨。第一，深化以物质和精神为载体湖湘流寓文化精神解读。全方位提高知名度，将以岳麓山为重点的硬记忆场打造成为湖湘大地的文旅热点，让外地游客

能做到打卡记录每一处,进一步拉动湖南经济和旅游的文化旅行热潮。第二,创新以社会实践为表征的湖湘流寓文化记忆形式。湖湘本地居民应分区域分单位定期开展以“传承湖湘流寓文化”的社会实践活动,可从政府、学校、个人三个维度入手,依次开展弘扬湖湘流寓文化的读书会或汇报活动,重在感悟每个文学作品或湖湘流寓空间场所背后的故事和力量,增强湖湘流寓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加强湖湘人民的文化自豪感。第三,凝练以精神风格为内核的湖湘流寓文化记忆符号。文化记忆来源于人也取决于人,不论是外地游客还是本地居民都有着强烈的义务去保护去传承好湖湘流寓文化。只有加大湖湘流寓文化的创新宣传形式,以“数字+人文”技术推动硬记忆场和软记忆场的宣传力度,让全湖南,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人民理解湖湘流寓文化,牢记湖湘流寓文化才能进一步掌握湖湘流寓文化的精神内核,主动运用好这一记忆符号。

5 结语

基于文化记忆的理论框架,湖湘流寓文化进一步解构成湖湘流寓文学的记忆场、湖湘流寓教育记忆场和湖湘流寓人文景观记忆场。三类湖湘流寓文化记忆场通过建构不同的硬记忆场和软记忆场不仅能深化湖湘流寓文学和湖湘流寓教育记忆符号,还进一步打造出具有标识性的人文景观记忆。湖湘流寓文化不仅实现了历史记忆的延续,还促进了文化生命力的再生与活化。持续强化湖湘流寓文化的传承机制,并探索更多元的传承策略不仅能稳固湖湘流寓文化的根基,还为其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开辟了路径,确保湖湘流寓文化在未来世代中的活态传承与繁荣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张利玲.柳宗元与陈与义:寓湘诗的两个艺术世界[J].怀化学院学报,2007,(09):27-30.
- [2] 刘儒,李寅生.浅论杜甫晚年寓湘诗中的自悯意识[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0(04):79-82.
- [3] 戴金波.唐代贬谪文人与湖湘文化的相互影响[J].武汉理

- 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7(04):705-710.
- [4] 禹亚丽.唐代寓湘诗歌研究[D].湖南大学,2019.
- [5] 韩梦圆.中唐寓湘文学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22.
- [6] Assmann J. The mind of Egypt: History and meaning in the time of the pharaohs[M]. London, 2003:25-35.
- [7] Jan Assmann. Religion and Cultural Memory: Ten Studies[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8] Aleida Assmann and Sebastian Conrad. Memory in a Global Age[M].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0:66-67.
- [9] Aleida Assmann and Linda Shortt. Memory and Political Change[M].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18.
- [10] 赵静蓉.文化记忆与符号叙事——从符号学的视角看记忆的真实性[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35(5): 85-90.
- [11] 康澄.文化符号学中的“象征”[J].国外文学,2018(1):1-8.
- [12] 王霄冰.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J].江西社会科学,2007, 243 (2): 237-244.
- [13] 邓爱华.文化记忆视角下的移民节日传承研究[D].武汉大学,2020.
- [14] 张露露.“文化记忆”视域中的古代仪式与文本——柯马丁的《诗经》研究的方法与争议[J].浙江学刊,2022,(06): 173-181.
- [15] 潘君瑶.遗产的社会建构:话语、叙事与记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遗产传承与传播[J].民族学刊,2021, 12(4):41-51.
- [16] 刘思源,孙彦斐.文化数字化战略视阈下的乡村文化记忆转型[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26(01): 84-93.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